

工会周刊

责任编辑：王维砚
E-mail:ghxwghzk@126.com

G 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200多位居民的“健康管家”



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马领国

1992年出生的石洁是一名签约家庭医生。8月14日原本是她休息的日子，但她却并没有闲下来。

“工作日门诊，休息日上门服务，这是家庭医生的常态。”石洁说，医生与签约居民之间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医患关系，医生要长期稳定地融入居民生活，共同维护健康。

早上约6时40分，石洁赶到单位——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领取了一个血糖仪。随后，她拎起出诊箱，骑车赶往稽山街道越新公寓小区。约10分钟后，她来到了一户签约居民家。

石洁说，患者视力不太好，行动不便，每个月都要来给他免费测一次血糖。

“老头子刚做过体检，石医生帮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。”患者的妻子递过来一份体检报告。“血脂有点偏高，其他都正常。”说完，石洁为患者测了血糖，“饮食要控制，甜的东西尽量少吃。”

石洁告诉记者，2018年起，稽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索创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示范区，这名患者的妻子便成了中心的忠实“粉丝”，看病、建档、听讲座、免费体检，她都积极参与。“现在跟我签约的居民已有200多人。”石洁说，签约那天起，她便建立了与签约居民互动的微信群。

告别这家人，石洁继续赶往余山公寓小区的签约居民家。一进门，大家便熟络地聊开了。这家的老太太肝功能和肾功能都不太好，正在服用一种利尿的药。“听说这药副作用大，能不能不吃？”家属递过药瓶，焦急地问。石洁用手指摁了一下老太太的脚背，关切地说：“脚还很肿，药还得服，过几天我再过来看看。”

从老人家里出来，已接近上午10时。

“还早，再去一家。”石洁抹了抹额头的汗水。几分钟后，她走进第三户签约居民家。家里没开空调，很闷热，没一会儿汗水就把衣服浸湿了。“控制得都不错，继续保持呢。”石洁笑着对老人说。老人答道：“我可听你话了，天天控制饮食，早睡早起。”

石洁说，老人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，她每月至少上门随访一次，“她对我非常信任，家里有什么事也愿意跟我分享。我每次来，不聊上一小时根本走不了。”

约上午11时30分，石洁赶回单位，猛灌了几口凉开水。

“我喜欢做有人情味的工作，家庭医生很适合我。”石洁说。

年省百万元的维修“大咖”

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李垚骏

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襄阳工务段综合维修工区，堪称一线提供“子弹”的“兵工厂”。

这个工区担负着全段22个生产车间的养路机械维修和量具校正任务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他们在高级钳工、工长左天保的带领下，积极修旧利废、变废为宝，每年为工务段节约成本数百万元。

每年春秋季节，工务部门都要进行钢轨应力调整作业，钢轨拉伸机使用频率很高，加之工作环境和运输因素影响，几乎每使用一次都要进行维修和保压测试。

一台拉伸机价值2.6万余元，重达400公斤，全段8台拉伸机每天都要使用，如有一台损坏，就有一处施工作业无法进行。

汉丹线集中修期间，随州线路车间送来一台拉伸机，司机告诉左天保：“机器明天必须使用，我把车停在门外，修好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通知我。”

由于油封老化，拉伸机两个缸拉力不一致，需要整体拆卸后进行全面维修检测，左天保和工友王斌、康海根匆匆扒了口盒饭，晚上加班到凌晨1时，连续工作近14个小时终于将机械修好。左天保叫醒在车内休息的司机，并帮助他装车，终于在施工开始前将机械送到现场。

内燃冲击镐是线路养护作业中最常见的小型养路机械，由于使用频率较高，镐头使用寿命只有短短20天。每当有镐头送修，左天保和维修师傅们都会通过小改小革，把镐头换成耐磨损材料，将镐头使用寿命延长到了1个多月。

一个镐头单价800余元，而改进成本只需材料费24元，2019年，综合维修工区修理镐头160多把，仅此一项就为单位节约成本近10万元。

在综合维修工区，每个人都是能工巧匠，他们在多年的焊修工作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他们维修的机具，从几千元到几万元、几十万元不等，每年至少为单位节约百万元成本，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大小施工作业机具状态良好，确保集中修任务如期完成、各项施工作业顺利进行。



今年学校只来了5名新生，在这里坚守了21年的山村教师毛文丑想要“桃李满屋”都很难，但他依然忙着解锁新技能、学习新知识——

“只要学生来，就把课继续上下去”



毛文丑一瘸一拐走在校园里。

杉村学校的教室里，毛文丑正在用触摸屏教学。

虽然左腿有残疾，毛文丑依然坚持站着为学生授课。

以前缺老师，现在缺学生

1999年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后，毛文丑放着城里的学校不去，坚持回到山村任教，“我从小在大山里长大，比城里的老师更懂山里的孩子。”

那时，杉村学校还是一所中学，全校203名学生只配备了9位老师，毛文丑除了语文、英语没教过，其他课程全都代过课。他感慨，当年山里缺老师，自己回来就是为了山里的孩子。

近年来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，山村生源连年减少，杉村学校和村里的小学不得不合并办学，成了九年一贯制学校。现在学校里的70名学生配备了24名教师，师生比提升到了1:3。

去年，为了去村剧场表演合唱节目，校长拉着20多名教师和非毕业班的学生才勉强组了一支合唱队，毛文丑记得那次的合唱曲目是《众人划桨开大船》。在他看来，“学校里现在最缺的就是‘众人’中的那个‘人’——学生。”

“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我求学的时候，只是现在学生们走得更远了。”毛文丑感叹，以前没有学校、没有老师，大山里的孩子们上学不得不跋山涉水；现在，学校有了，老师也有，但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想方设法去了条件更优越的城市上学。“值得庆幸的是，杉村学校还没有被撤并，那些无法走出大山的孩子依旧可以在这里找到学习的乐趣。”

这天上午，毛文丑拿到了前一天学生报到的统计表，今年杉村学校小学一年级收了5名新生，比去年又少了两人。他笑着说：“只要学生来，我就要把课继续上下去！”

“自己站着，能让孩子们更专注”

小时候因为一场大病，毛文丑左腿的膝

关节上长出一个大脓包。后来，脓包治好了，可他却因为长期感染落下了残疾。

平日里，45分钟的课堂教学常会让他受伤的腿感到酸痛、僵直，一瘸一拐是他每天的标准步态。要是碰上阴雨天气，摆在他书桌前的拐杖就要派上用场。

以前，在拥挤的课堂上想找一个地方摆放教师椅，对于毛文丑来说是一种奢望。为了延长自己在课堂站立的时间，以保证教学效果，他每天早上6时30分准时起床给自己的左腿理疗。21年过去了，虽然学生少了、教室空了，毛文丑也有了可以坐着教学的空间，可站着授课的习惯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，“自己站着，能让孩子们更专注一些。”

以往毛文丑任教的班级，每年中考成绩都在全县名列前茅，随着生源数量的减少，现在每年从杉村学校考进当地重点高中的学生不像以往那样多了。

毛文丑说，现在教室里坐着的不少是寄宿家庭的孩子，父母外出打工，孩子就借住在学校附近的亲戚家里；也有一些学生来自单亲家庭，由村里的老人负责照看。

随着当地中考改革的推进，中考范围涉及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历史、地理、体育与健康、道德与法治共计10科。这么多的科目，对于老师都难以配齐的山村学校而言，要想帮孩子们打开通往重点高中的大门，山村教师们就要扛起更重的责任。

这个暑假，毛文丑除了忙着做理疗，即刻将到来的新学期做准备，还到处听课、上网找课件，以应对自己兼任的生物被纳入中考考试点科目带来的挑战。他告诉记者：“我多学一些，不能让大山里的孩子输在‘起跑线上’。”

陪伴就是意义

一边盼着杉村学校能再多收点学生，一

边又希望孩子们能够走出大山，遇见更出彩的人生。毛文丑其实很矛盾。不过，他终于找到了让自己释然的答案。

受疫情影响，今年春节后杉村学校没能正常开学，毛文丑也无法走进课堂给孩子们授课。

为了不耽误授课进度，他学着城里的老师们，在宿舍里架起了摄像头，想通过直播软件给孩子们补课，可奈何山里的网络信号不稳定，留在村里的孩子们大多只能靠着爷爷奶奶手里的“老人机”观看直播课堂，毛文丑的教学计划不得不被迫中断，由线上直播转成了线下录播。

眼看网络教学不成，他就拖着病腿，成天往大山里钻，每天走几公里的山路挨个给学生做家访，当面对缺勤网课的孩子补课、批改作业。

因为左右脚失衡，回到家里，他不是脚脖子扭伤肿胀，就是脚底被磨出水泡。

6月初的一次家访，他在田里见到了忙着帮家长干农活的学生王露，王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怀念教室和校园，也想念老师和同学。”

面对讲台下屈指可数的学生，山村教师往往只能靠提高嗓门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感。可王露的这句话，让毛文丑意识到了“山村教师”4个字的意义。

“城市也好，农村也罢，山里山外的世界同样精彩，孩子会自己选择飞翔的方向。我们的意义就是陪伴，陪伴到学生不再返校、不再需要我们的那一天。”他说。

制图：肖婕妤



更多精彩内容
请扫描二维码

G 人来人往

山，山，有一群人在凿通它！

赵昂

曾经，夜宿在赣南山区里的一所初中，长夜难眠，与校长聊天，哪个孩子当兵了，哪个孩子考上了高职，哪个孩子成了列车员，哪怕只是学会了修水电、颠大勺、开大车，他都津津乐道，“他们都走了正道，能自食其力，能走出这片山。”

乡村教师面对的这群孩子，是一群连父母亲都见不到的留守儿童，大山阻隔的不只是地理，还有心理和认知。吃住在校的乡村

教师，不仅是留守儿童的学习老师，也是他们的生活老师、心理老师，甚至是人生启蒙导师。其一言一行，既向孩子们展示着山外的多彩世界，也为他们塑造着正确的人生观和劳动观。毛文丑如此，其他乡村教师亦然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。在毛文丑读书的年代，伴随着对知识的渴望，和对走出大山的期盼，乡村教师曾是孩子们成才的唯一阶梯。伴随着农村的巨变，乡村教师面临的教育境况已大不相同，一面是网络教育的潮流滚滚而来，一面是留守儿童越来越少的窘境。

修身治学，耕读传家。在学生越来越少的学校坚守的毛文丑们，曾经走出过大山，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了回来，在乡村原野上，执着地点亮了一盏信仰的灯——为孩子们凿通世界，让山内外一样多彩美丽。

诚然，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靠录取通知书走出大山，像毛文丑一样的乡村教师，能够把新的中考知识，把网课这种新教育模式，带回乡村，带给乡村孩子，已经是乡村教师最美的初心坚守。像那位校长的“小幸福”一样，让孩子们能具备基本知识素养，学会做人做事，昂首挺胸走出大山，用辛勤诚实的劳动改变命运，已经是

本报记者 吴锋思 本报通讯员 尹竞

人的一生，总有很多第一次，也有很多最后一次。

不同的经历，相同的错过，都发生在中哈原油管道进入国内的第一站：西部管道公司阿拉山口作业区。在这场与疫情抗争的战斗中，西部管道公司职工践行“守大风口、立大志向、做大贡献”的职业承诺，坚守岗位，守护能源动脉，错过了与亲人的“第一次”和“最后一次”见面。李文强，这个外线电路昨天已经处理了，我们今天巡检时再过去看看。”

“文强，今天怎么感觉有心事啊？”

“没事，走，咱们去看看，验收一下昨天的处理结果。”

9时50分，当天第一次巡检结束。李文强打开手机，看着屏幕发呆，想起曾陪着妻子体验分娩疼痛的时刻，他的心又揪了起来。

再次点亮屏幕，还是没有消息。“文强，走，开会了！”同事的声音把李文强拉回了现实。整个晨会，他都坐立不安，心里担心着妻子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李文强的手机响起，是母亲打来的视频电话：“母子平安，你当爸爸了！”

视频的这头，李文强如释重负，满含泪水，看着自己的儿子傻笑。同事们听到婴儿

的啼哭声纷纷围过来。

“你小子够沉得住气啊，怎么不跟大伙说啊？”李文强只是憨憨地傻笑，“大家都忙，不想因为我的事让大家分心，现在好了，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喜悦，我当爸爸了！”

“特殊时刻，更需要人顶上”

“还能赶来见一面吗？”8月12日上午9时左右，阿拉山口作业区管道岗技术员金坚接到医院电话的那一刻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

电话里，医生说得很简单，但他知道，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和父亲见面了。“抱歉……”金坚忍受着内心的煎熬，一边感谢医生对父亲的照顾，一边因为不能赶回去而深感愧疚。

金坚的家在阿拉山口市80公里外的博乐市，父亲久卧病榻，平时金坚一直利用假期和休息时间照顾父亲，突发的疫情，让原本要在7月休假的他未能如愿。

7月27日，阿拉山口市实行全封闭管理，

很多道路都封堵了，这也意味着每周的管线巡护无法正常开展。

正逢洪水多发时节，管线巡护尤为重要。金坚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，千方百计协调日常管线巡护，及时与巡护单位远程连线询问重要线路段管线情况。半个月以来，他在工作岗位上用朴实的行动、认真的态度为管线平稳运行保驾护航。

在忙碌的同时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生病的父亲。这期间，站领导让他回去陪伴父亲，并协调地方相关部门为他开通“绿色通道”。站里人本来就不多，特别是在这种特殊时刻，更需要人顶上。”他最终还是选择坚守在工作岗位上。

8月12日，金坚的父亲走了。他强忍着泪水，望着湍急的洪水寄托哀思。

作为儿子，他在父亲病重时没能守在身边照料，令人遗憾；但作为一名国脉守护者，在能源动脉最需要的时候，他坚守岗位、尽职尽责，令人敬佩。